

发展不能盲目跟风,我觉得最重要的,就是因地制宜。

——王三伢

慢城市长

听到大家夸慢城 我会很有成就感



慢城柘溪,泥泞小路中开辟出来的“生态之旅” 现代快报记者 施向辉 摄



被当地居民和外来游客亲切地称为“慢城市长”的王三伢

泥泞小路中 走出来的“生态之旅”

王三伢是土生土长的柘溪人,工作以后也一直没离开过。2005年,他担任柘溪镇长。当时,县里面已经开始提出要利用好当地丰富的生态资源,采取“生态立县”。“在2005年前,这里只有一条与外界联通的‘老柘路’,9米宽的样子,全是飞沙泥土。一到下雨天,泥泞的路就很难走,所以山区里很多村庄的村民,一辈子都没有走出过大山。”也正因为如此,柘溪一直以来都是全市经济比较薄弱的村子。为了发展经济,柘溪以前也曾兴办过化工企业,开山采石、采砂……不可避免地对当地生态造成一定的影响。“好在我们及时在弯路上刹住了车。2006年开始,镇里先后关停了10多家采石场、采砂场、塑料厂等工业企业。”现在,不仅慢城内不见工业的痕迹,甚至连高淳的大部分区域,都属于工业不开发区。

地处苏皖两省交界,纵贯高淳县西北部丘陵地区的柘溪,实在是适合走生态的道路。蜿蜒曲折的丘陵山路,掩映在青山绿水中的小小村落,青松翠竹、红枫绿叶的多样风姿,或是蕴含一个个民间故事的人文景观,都会令生活在繁忙都市中的游人流连忘返。

“加入国际慢城的队伍行列,其实来得有些突然。”王三伢回想起这段经历,还是会有些激动。2010年的时候,高淳县与意大利波利卡市是友好城市,而身兼世界慢城联盟副主席职位的波利卡市长安杰罗瓦萨,也曾多次去高淳参观。在听说柘溪有生态之旅后,就慕名前去。“那一天,安杰罗瓦萨登上一片丘陵,望着远处连绵的群山绿树,他说了一句话,这里真像我的家乡,一切的一切,完全符合‘慢城’的标准。”而所谓的慢城标准是指人口在5万以下的城镇、村庄或社区,反污染、反噪音,支持都市绿化,支持绿色能源,支持传统手工方法作业,没有快餐区和大型超市。简而言之,这是一种放慢生活节奏的城市形态。

2010年底,王三伢代表柘溪慢城前往意大利接受慢城授牌仪式,他也借此机会,以国外的慢城为模型,去学习何为慢城,如何做好一个慢城。

“其实做慢城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,告诉人们什么是慢城。”王三伢说,“很多游客一听‘慢城’,都以为是一座城。来了以后百般寻找,没有找着城,便大失所望。而我们理想中的慢城,是一种从容回归的心态,让人们觉得

幸福。是只要游客一来,就能够自然而然被这里的生态和生活方式所感染,放松身心,享受生活。”

柘溪慢城 快与慢的完美融合

就在快报记者采访王三伢的前一刻,他还在马不停蹄地和来自美国的客商商量在慢城兴建酒店的事。而在结束采访后,他又要投入下一个规划会议中去。几乎每一天,王三伢都会以这样的形式度过。难得没有会议的日子,他还要前往慢城亲自考察当地的建设情况。给人的感觉,似乎“慢城不慢”。“何为快,何为慢,其实二者是相对的。”王三伢提出了这个略带哲学的观点,“曾经有人说过这么一句话:别走太快了,灵魂跟不上。我觉得慢城就是一个给人停顿,从而等待灵魂的落脚点。只有这个落脚点建设好了,才能给人提供慢生活的可能。所以,基础设施建设要快起来,前期工作要快起来。”

在一份《高淳国际慢城规划研究》中,这么总结旅行和快慢之间的关系:旅要快,行要慢。在慢城成立之初,因为缺少客栈和酒店,游客都是一日往返,来去匆匆,不可能真正放慢脚步,感受慢生活。不仅如此,很多问题也逐一暴露:农家乐的漫天要价、找半天不见一个厕所、道路基础设施不完善,节假日期间道路拥堵……“针对这些情况,我们在加快速度解决。”比如设立农家乐管理协会,每道菜都要求明码标价,并且对农家乐的人员进行卫生知识、营业知识的培训。新修葺了20多所公用厕所,每隔一公里就有一个休息的地方。在“十一”黄金周期间,通过“旅游巴士+机动车+电瓶车+自行车”的交通模式,除平日实行的交通组织外,在生态路沿线开通旅游巴士,承载大批量游客。同时建立停车位查询与预约系统,使游客在慢城和网上均可查询、预约慢城内停车位信息,方便游客的同时也起到限制和分流的作用。因此这次黄金周虽然客流量激增,却基本没有出现拥堵情况……可以说,慢城的建设很快。

“只有我们想得快点,慢城先行发展一步,准备充分,才能够给游客带来身心的休闲愉悦。快,是为了慢。而慢城名气的扩大,游客的增多,也势必会对柘溪经济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,从这个角度来说,慢,也是为了快,二者是相辅相成的。”

虽然渴望建设,但并不盲目建设。“经常会有房地产开发商,或是一些有钱人想来这里投资建

别墅,都被我们拒绝了。”由于慢城占地近50平方公里,面积辽阔,资源丰富,环境自身恢复能力强,因而短时间内并不会限制接待人流量,但游人如织所带来的汽车尾气、生活垃圾等,不能不重视。“来到慢城,车速限制在20公里每小时。然而我们更推荐骑自行车,或者乘坐电瓶车。慢城内专门开设了自行车和电瓶车行走车道,如果愿意,可以花上35元钱坐上电瓶车,在开车老师傅的讲解声中,悠然自得逛一圈慢城风光。”

未来发展 因地制宜、不会跟风

2010年,高淳柘溪成为国际慢城组织第143个成员,而这个数目也在逐年增长。如何在众多的慢城中脱颖而出,做得好,做得出色,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。“每个国家,每个城市的情况不尽相同,不能盲目跟风,我觉得最重要的,就是找出当地的特色,因地制宜。”而被问起柘溪的特色,王三伢毫不犹豫地说,“是生态”。在《高淳国际慢城规划研究》中,将国内外的慢城差异进行了比较。其中指出,国外大部分慢城,因为发展已经进入后工业时代,出现了严重的社会问题,因而慢生活是西方对后工业时代文明的一种反思,属于主流文化范畴,而中国因为处于工业化中期,发展仍然是较长时间内的任务。如何将生态融入发展,让良好的生态成为发展的基础,成为一个棘手的问题。对此,当地政府制定了“一加三”的产业模式。“一”即为第一产业:农业,而“三”为第三产业:服务业。

慢城现已建成3000亩早园竹、4000多亩有机茶园、5000亩果园等超大规模的特色经济农场,以及桃花村、杏花村、石高村、菊花村等多个生态农业示范村。目前,慢城区域内已初步形成有机茶叶、早园竹、葡萄等特色农产品,给一些祖祖辈辈都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户,带来了致富的机会。“在慢城,一年四季都有各种农产品供应。春天有草莓、茶叶,夏天是西瓜、哈密瓜,秋天有梨、葡萄,冬天则是紫薯、山芋……草鸡蛋、酱鸭更是全年不间断。”

农家乐则是最早,也是最基础的生态农业与生态旅游的结合。以曾经最穷的大山村为例,占地400多亩的大山村,只有203户、532口人,村民常年以务农和打猎为生。2006年人均纯收入只有1200元,2009年也只有七八千。“我们当初开始投入第一批6个农家乐试验点的时候,基本上都遭到了质疑。”王三伢说,“大

家都在质疑,有没有那么多人来,有没有那么多人消费。政府当时大力扶持,甚至连招待游客的筷子都是统一定做发放到每一户。”而现在,全村已经有三十多家农家乐,是慢城6个行政村中,农家乐最多的。凡是农家乐搞得好的家庭,基本上每年都能有十万元的人均年收入,而不开农家乐的村民,人均收入也达到了一万五。

“慢城市长”: 其实我压力也很大

“慢城市长是大家给我的称号,事实上我也只是个普通的慢城建设工作人员,任何有关慢城的决策,都不是我一个人能够决定下来的。”头顶“慢城市长”的称号,并没有使王三伢沾沾自喜,他反而感到了更重大的责任,“就像看自己的孩子成长一样,听到大家夸慢城,我会很有成就感,最怕的就是好不容易做成形的计划,大家不喜欢。”为了做出让游客喜欢的项目,两年以来当地政府已经投入了十几亿。“如何在‘一加三’的产业模式下找到新的卖点,是我们一直思考的问题。”去年年底,慢城还在网上向大学生征求规划设计方案。

《一帘幽梦》中普罗旺斯的大片薰衣草田让不少年轻人为之向往,而现在想看薰衣草不用去法国,慢城内就有千亩薰衣草园。这片薰衣草不仅用来观赏,更是为将来作为婚纱摄影基地做准备。除此之外,景区内的千亩向日葵园、千亩枫林、千亩油菜花等大地艺术景观,能够作为影视基地,提供取景拍摄。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一年一度的“国际慢城金花旅游节”和“国际慢城大地艺术节”,吸引了大批游人和投资商。

正在建设的慢城小镇,将会集慢城集市、慢城示范村、慢城社区三大功能为一体,主打慢城文化牌,分为文化展示区、大学生创意区、商业街区和艺术家实验区,将柘溪当地的民俗文化在此集中展现。

“吸引游客是一回事,游客来了,怎么留住他们,让他们记住这里,又是另外一回事。”说起将游人从“过客”变成“归人”,王三伢认为,让游客参与到慢城的建设中来,很重要。“现在,游客仅仅是在果实成熟的季节,自己采摘果实,而在将来,我们会鼓励游客在当地农民的指导下,亲手挖坑埋土,从事农业生产活动。此外,薰衣草精油是爱美的女生喜欢的产品,游客将有机会亲手提炼精油,并且制作手工皂;或是亲手烧制一个陶瓷作品,送给家人……”

□现代快报见习记者 吴怡